颠覆从语言开始*

——《秃头歌女》语言探析

聂 芳

(武汉大学 艺术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秃头歌女》是荒诞派戏剧的滥觞之作,本文试从语言这一角度切入对其予以关照。该剧从语言着手,使之逐步与意义、逻辑分离,最后将语言自身分解,在这一过程中揭示出荒诞的意义并将之推向极致,实现了对荒诞的超凡表达。

关键词 :语言解构;荒诞;意义

中图分类号 :I565.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9X(2004)03-0056-04

《秃头歌女》是法国戏剧家欧仁·尤奈斯库于1949年创作的,并于1950年正式在法国梦游人剧院首演,该剧表现出的反传统戏剧的观念,使它在最初的演出中遭受冷遇,绝大多数观众、评论者认为该剧莫名奇妙,对它不屑一顾。也正是它反传统的戏剧特征,使它在欧洲戏剧史上开创了新的戏剧流派——荒诞派。《秃头歌女》无疑是荒诞派戏剧的滥觞之作,对于这样一部开山之作,学界所论无多。一般认为该剧在戏剧冲突、形象塑造语言、表演几个方面迥异于传统戏剧,多泛泛之谈。就某个方面深入探讨的不多,本文试从语言这个角度切入对《秃头歌女》予以关照。

我们知道《秃头歌女》的创作源自尤奈斯库学习英语时的灵感突发,它侧重对日常语言的关照。欧仁·尤奈斯库曾撰文《<秃头歌女>——语言的悲剧》指出创作的初衷:“我从中(语言学习)看到了语言的机械性,人物行为的机械性,看到了‘说什么’是为了什么也不说,丝毫表达不了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内心世界,而只是机械的重复着”^{[1](p.96)}。他的这一观念违背了传统意义上对语言的认知。自17世纪以来,中世纪经院哲学向基于理性的现代哲学转变,理性被视为最高主宰,

而语言则被认为是承载理性内容的工具,是意义的载体,语言与意义二位一体。正因为语言充当表述工具、意义载体,因而处于边缘、仆从的地位。其自身并无特别或独立的价值。然而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场哲学变革确立了语言的独立地位。20世纪西方哲学主流——语言论实现了从工具论到本体论的嬗变。语言作为一个独立体系的地位被凸现出来。尼采从否定的方面展示了语言的力量。“在语言的衰落中,人们也成了词的奴隶”^[2]“语言到处是病”^[3]“语言到处成为一种自为的力量”,王尔德更是把语言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形式是万物的起点。...形式就是一切”^{[4](p.109)}。20世纪语言观的变迁无疑会对荒诞派先驱——欧仁·尤奈斯库产生影响。他曾说:“改变语言,就是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观”,他从语言这一角度看到了世界的荒诞色彩,于是从瓦解语言开始,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感受,他曾说:“语言是我剧本的主要演员”^{[5](p.214)},这部从英语教科书中一句句抽出来写成的剧本,对语言施以极度的变异、分解,使它与意义、逻辑逐步分离,直至将语言自身瓦解,在这一过程中揭示出荒诞的主题并将之推向极致。

首先,逻辑化语言的无意义指向

语言是人的产物,是理性的创造,它以正确的

* 收稿日期 2004-03-19

作者简介:聂芳(1978-),女,湖北大冶人,武汉大学艺术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研究。
万方数据

逻辑表达意义,人们通过语言表达思想,交流感情。戏剧作为语言的艺术当然不例外。传统戏剧体系始终把语言作为戏剧表演的主要形式,语言是戏剧的灵魂、主体。在一系列逻辑化语言的建构中人物形象被清楚的表达出来,就西方戏剧而言,这种传统到以《秃头歌女》为代表荒诞派戏剧那里就嘎然而止了。我们看到《秃头歌女》中许多语言是符合逻辑的,句子内部、句子与句子之间符合惯常的语法规则并且意义连贯,但由于它叙述的是人所共知的、无须明言的真理,因而语言表达指向无意义。比如幕启的时候,史密斯太太关于晚餐和家庭的连续九段话:“咱们吃了汤、鱼、土豆肥肉片、英国色拉。……咱们住在伦敦郊区,咱们姓史密斯。”“我吃了三次,……你也吃了三次,……”“酸乳酪对胃、肾、阑尾炎和发育成长极有好处。”妻子对丈夫喋喋不休的讲述二人熟知的家庭琐事,人物无话找话,为了说而说,不传达意义也无意于传达意义,语言虽符合逻辑但却是被剔除了意义的空壳。

在剧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根据逻辑语言推导的出的结论也是不可靠的。第四场,马丁先生和马丁太太以一种“缓慢、单调略带唱歌调的、毫无变化的声音”开始谈话,一番对话之后,发现是同住一屋并共有一个女儿的夫妻但是女仆玛丽上场否定了这一结论,她指出:“唐纳德的小女儿确实象伊丽莎白德小女儿一样:一个眼珠子白,一个眼珠子红。但是,唐纳德的小女儿是右眼珠子白,左眼珠子红而伊丽莎白的小女儿却是右眼珠子红,左眼珠子白!因此,唐纳德论据的整个体系,由于碰到使他全部理论化为乌有的最后这个障碍,就站不住脚了。”语言与现实世界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根据逻辑推导的结论在现实中变成了一个悖论。在传统语言观看来,意义是语言的灵魂,没有意义,语言就只是一些空气的振动或符号的堆砌。意义是语言的意义,而在《秃头歌女》语言不再是意义的栖居之地,语言与意义分道扬镳。

其次,对话中逻辑地丧失

谈话中需要交谈双方思想的同一性,即使双方意见相左,但是两人的思维是朝同一方向发展,这样信息、意见才得以在谈话中交流,谈话在戏剧中即是戏剧中的对白,它须遵从逻辑有序的原则,以展示人物的性格、表现戏剧冲突、推动情节发展,“人物最重要的语言是对话,对话作为戏剧动作的一种方式,不仅应该体现出人物潜在的意愿,

万方数据

而且应对谈话的另一方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话’本身意味双方的交往,真正具有戏剧性的对话,应该是两颗心灵的交流,对话的结果必须使双方的关系有所变化,有所发展,是推动剧情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3] p.219)}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戏剧中的对话必须有交流的存在并承担推动剧情发展的责任。但在这部剧作中,传统规则遭到消解,意义的载体——语言形式混乱无章,偏离了逻辑的轨道。我们知道逻辑是使思想保持一致的东西,是一种同一性,语言中之所以要有逻辑是因为人们在用语言交流思想的时候需要保持一致性或同一性,也就是需要逻辑,如果没有这种逻辑的同一性,人们就无法避免思想的歧义,就无法进行思想的交流,甚至使语言交往成为不可能。只有在‘同一性’的引导下,一切才能沿着有秩序的轨迹进行,这就是逻辑在思想中的功能,这使得思想在交流者那里变得清楚明白,因为对于思想交流者来说,对方和自己的思想之所以被看作使清楚明白,只是因为它们是有秩序的,并且这种秩序是建立在抽象同一性的基础上,而不是由思想交流者各自制定某种规则建立起来的秩序,逻辑就这样使思想变得清楚明白,并使交流成为可能。语言失去逻辑的依托也就没有了同一性,在这种语言形式下的人物处于紊乱的自语状态,他人也难以进入,从而无法构成交流。这种丧失了逻辑的语言,表面上人物的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事实上对话成了失去所指的能指,意义荡然无存。

《秃头歌女》采取人物对白的方式,但对话中没有交流可言,究其原因是逻辑的缺席。第一场中,史密斯太太连续九大段台词都只是独白,其间穿插了史密斯先生嘴里发出的“啧啧”之声,只是表明还存在交谈的另一方,双方并不构成交流,一直到史密斯太太的第九段台词,与其先生有了对话,但其中某些对话内容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意思混乱,阻止了交流的进行。例如他们谈到博比·沃森的死时,先是说他去世已两年了,而后又说“参加他的葬礼已经一年半了”;“人们谈到他的死已经三年了”;“他去世已经四年了”。在谈到博比·沃森太太时,一会儿说她“个子太高,身材太壮”,一会儿说“个子太小,身材太瘦”。一会儿说“他们没孩子”,一会儿说“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最后夫妻二人发现所说的此博比·沃森非彼博比·沃森,从而瓦解了前面二人的所有对话,原来二人都是在作自语式的独白,没有逻辑也没有同一性可

言,只是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零散句子。第十一场,这种抛弃了逻辑的语言贯穿了史密斯夫妇与马丁夫妇的整个对话过程中,比如“人们走路用脚,但人们取暖用电或煤”,句子使用了转折连词“但是”,按理句子应该是转折关系,但是前后两个句子并没有任何转折的意思。“面包是一颗树”,“面包”、“一颗树”并不是同一关系或种属关系却用“是”来联结。人物语言抛开逻辑随意发挥,胡乱堆砌,其结果是造成语言的指涉功能地自我消解,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语言与其内涵之间地鸿沟。

最后,语言解体,碎片化为音节

在对语言一步步的解体中,尤奈斯库最终将语言碎片化为音节,最后剧中四人嘴里发出诸如“阿、呃、伊、奥、于...”这样不传达任何意义的音节。语言在全剧即将结束的时候彻底崩溃,彻头彻尾的解构使意义彻底失落,由语言构筑的现实亦轰然倒塌。《秃头歌女》在“语无伦次的梦呓”中将意义消逝殆尽。

二

其实尤奈斯库在《秃头歌女》中对语言的这种解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哲学背景,20世纪有不少哲学家、思想家表达了对于语言反映现实世界的能力的怀疑,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语言是静止的,而生活和人的意识却是流动变化的,人类的智性总倾向于把语言的当作工具,去规范和描述生活和意识,其结果是造成语言的“语言与意识的脱节”。法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通过语言描述出来的人类经验与实际相比是支离破碎的,因而,语言妨碍我们对真理的认识。结构主义学家索绪尔的理论阐明了语言与现实的差距,语言作为能指的语音与作为所指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必然的,而是随意的,约定俗成的,那种认为语言自然而然的,真实透明的反映世界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些无疑影响了尤奈斯库的语言观,他曾在《<秃头歌女>——语言的悲剧》中指出:“.....对我来说,这涉及到某一种崩溃的现实,单词成了有声响的外壳,失去了意见,人物当然也同样失去了他们的心理活动,只剩下外表,我感到世界出现在一种奇特的光辉下,也许这才是它真正的,越过了别人的注解和断然的,因果论证的光辉。”^{[4] p.307}尤奈斯库以惊世骇俗的勇气将语言的能指、所指分离,赫然昭示了现代语言的破碎、病

态,并暴露了现代人类生活破碎凌乱的本然状态。在现代西方人看来,人生不是逻辑有序、有意义的,而只是或者而已,是一系列琐细无聊的任意堆积,是一些空虚而无意义的任意排列。加缪在《西绪弗斯神话》中有十分精妙的描述:“起床、乘电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同一个节奏,大部分时间里都轻易地循着这条路走下去。”生活成了惯性之流,由此而生成的平庸之感与传统理性王国所构建的理想之境形成了反差,荒诞由此而生。

显然尤奈斯库无意于摧毁一个意义的世界就转身而去,在语言的废墟上,我们看到的是超越了具体的历史、社会范畴,具有普范性的“荒诞”。这是尤奈斯库对世界的一种感受,他曾在《我的出发点》一文中指出:“它不能屈从于某种事先规定好的行动,只是内部心灵的揭示,是内部冲突在舞台上的投影,是蕴涵的内部的万象的投影...”显然他旨在揭示一种对现实生活中的悖理、荒诞现象的内心感受。其实,对荒诞处境、荒诞意识作出揭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西绪弗斯神话和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是对荒诞的最早表达,其后又经历了中世纪、文艺复兴、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它闪烁在历史的星空虽时时湮没,仍横贯古今。尤奈斯库高举反传统戏剧的大旗,开一代戏剧流派之先河,将荒诞发挥到极致,对荒诞、虚无等问题表现得更为充分,艺术形式更具叛逆之风,用非逻辑的组合,“公然放弃理性手段和推理思维”^[5],超群绝伦,以荒诞来说荒诞。

荒诞感的产生来自人类对自身的重新审视,从中世纪到尼采,西方人仰仗上帝的万丈光辉,坚信灵魂的永恒,期待丑恶、黑暗被放逐。可上帝的恩泽迟迟不能降临人间,现实人生仍然苦海无边,于是尼采断然宣布了上帝的死讯。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优裕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也侵蚀了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相剥离,成了孤立的,无意义的存在;个人与其自身的自由个性本质相背离,自己成了自己的局外人。福柯不得不惊呼“人死了”。上帝与人的双重陨落之后,井然有序的理性世界遭到动摇,人与世界的对立、分裂凸现出来,加缪对人的这种生存状态的描述是:“人类的呼唤与世界的沉默之间的对立与分离,希望着的精神与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间的对立分离”^{[4] p.143}。萨特对这种状态的归纳是:“人们对统一的渴望与心智同自然之间不可克

服的二元性两者的分裂,人们对永恒的追求同他们生存有限性之间的分裂。以及构成人的本质的关切用人的徒劳无益之间的分裂,等等^{[6] p.166}。置身于两者之间,人们尴尬的保持一种“之间”的状态,既如此又不能如此,既有且无。反映在剧本《秃头歌女》中就是没有了井井然的时空秩序,人物对话也是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门铃响就是有人也就是没人”A与非A并行不悖的同时存在。在这里,人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性动物,世界也没有了整齐划一的秩序,意义悄然消逝,物因为自身意义被消解而成为莫名之物;人因为自身意义被消解而成为莫名之人;语言因为自身意义被消解而成为莫名之声。

意识到生命的空虚和无意义是深刻的,但尤奈斯库没有仅限于此,因为以空虚反抗空虚,以无

意义反抗无意义,只能带来双重的空虚和无意义。从表面来看,剧中充满了碎片般的语言、混乱的逻辑,但是在语言的废墟上,我们看到的是重新审视生存状态的睿智之光,是作者对“荒诞”超群绝伦的表达。

《秃头歌女》在最初地演出中被称作是“胡闹剧”,难以为人们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超凡地表达逐渐为人接受,人们逐渐了解了该剧试图“在一个毫无意义地世界里为其毫无意义地存在找出意义”的题旨。它最终被视为荒诞派的经典之作,尤奈斯库本人由于在荒诞派领域的突出成绩而被选为法兰西院士,及法国知识界“四十个不朽者”之一。该剧成为后人研究荒诞派戏剧时一个不可绕过的作品。

参考文献:

- [1] 谭霈生.论戏剧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 [2] 伍蠡甫主编.朱光潜译.现代西方文论选[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 [3] 加缪.西绪弗斯神话[Z].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
- [4] 加缪.局外人[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5] 马丁·埃斯林.荒诞派之荒诞性[J]外国戏剧.1980(1)31-33.
- [6] 张容.荒诞、怪异、离奇——法国荒诞派戏剧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Analasis of the Language Use in Drama “ Woman Bald Song ”

NIE Fang

(Department of Art Studies , wuhan University ,Hubei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 “ Woman Bald Song ” is the bgeinning of absurd dramas .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tries to analyze the function of its language . This drama finally makes language disintegrate through the gradual seperation of its meaning and logic . In the process ,the ineaning of at-surdness is revealed and pnt to extreme , realizing the unusual expression of absurdness .

Keywords :struiture ; absurd ; meaning